

五廠文藝習作叢書

光輝燦爛

任伍創作



上海晨光出版公司



冬天的夜晚，戰爭逼近的夜晚。

遠處火在燃燒，火燒紅了半邊天，照亮了夜，砲聲在隆隆的響。

河流，漆黑而深沉，兩岸是城市巍巍的黑影，河的左岸是教堂的尖頂，它靜默的俯視着河流，飄飄的含着陰險威嚇的意味。河的右岸矗立着發電廠，光禿禿的烟囱沒有煤烟，廠房的內部也同樣的漆黑，隱約可見的運煤的鐵橋靜寂的隱在夜霧中。這兩個並存的龐大的建築物，簡明的勾出了一個半殖民地城市的輪廓。

迷速的火在燃燒，砲聲在隆隆的響。

風也很大。

火……。

一一

發電廠，一個一個零落的站崗的護廠隊員。

發電廠的鍋爐房，黑油油的，只有一堆柴火在燃燒，門半開，兩個護廠隊的工人站在門傍，風太大，他們抱着槍，縮着脖子。

他們抬頭看天，火光籠罩的天。

一個說着：「看樣子在河東繞。」

另一個：「早點進城就好了。」

第一個低聲問：「聽說共產黨進城，會領導咱們搞革命。」

另一個，也低聲的：「以後就知道的，咱們工人，能守住機器就有飯吃，共產黨不會虧待咱窮哥兒們。」

忽然黑暗裏傳來個蒼老的聲音：「哥兒們……」隨着，出現一個年老的工人，他高大結實，背有點駝，特別是有兩隻剛毅鋒銳的眼睛。

他說「換班的時刻到啦！小心一點，熬到天亮就好了。」他抬頭看天，「天也快亮了。」

兩個人擱起槍，正要走。

風呼呼的吹……

突然，老工人嚴厲的喝着「誰？」這樣的漆黑，只有十分警覺的人的眼睛才看得到。

大家旋風似的跑過去。

黑暗裏站着一個瘦小的身形，電筒打在他的身上，移到他的臉上，一雙憤怒的眼睛和一隻翹起的鷹鼻。

「呵！劉主任。」

「是我。」

老工人：「主任，還是在家呆着好，小心外邊有歹人，說不定會出什麼岔子，我們照顧不過來。」聲音是客氣而嚴峻的。

劉忠沒有說話，他憤怒的一瞥，匆匆的走了。

個個荷槍的護廠隊員向門前走去，天被火燃紅，只留下老工人抬頭看天。

三

宿舍的黑暗的遺道，劉主任向裏走。

「主任？」一個低沉的聲音。

劉忠停下，頭也沒回過來，冷淡的「不要老盯着我，小心一點，爲什麼還不動手？」

「他們守得太緊，沒法下手！」

劉忠：「要趕快，不然，天就快亮了。」

他一直沒有回頭，仍然向裏走，風太大，他搓着手，向手掌哈着氣。

四

廠長李長明的房間，零亂，一支洋臘插電着。李長明呆呆的生着，他眼光茫然，心緒不定。劉忠在他身旁來回走。

劉忠：「還是避避風好，共產黨進來說不定會有什麼花招，你不比我們，你地位高，目標大。」

李長明，張口結舌的：「你看呢？我要走？走到那兒去呀？」

劉忠，低下頭靠近他，低聲的：「到對河教堂裏去，教堂的金神甫是美國人，以前跟你也熟悉，我看，共產黨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惹人家美國人。」

李長明：「金神甫？」

劉忠：「金神甫是個好人，這你知道，以前日本人打進來，他的教堂也收留過中國難民，你還是美國留學生，他一定會幫助你的。」

李長明：「那我只有走！」

劉忠：「看你自己怎麼打算。」

李長明站起來，他茫然的沒有主見的像隻木偶，劉忠替他戴上帽子。

李長明：「路上一定不好走？」

劉忠：「我來幫助你。」

只有洋風仍在慘淡的燃燒。

五

又是一支燃燒的洋風。

電廠雜工程師吳宗實躺在沙發上，他，禿頭頂，戴寬邊玳瑁眼鏡，滿臉胳膊鬚子。

從屋裏聽去，砲聲像更遙遠。

他，強作鎮定的在看書，煩，他把書擲在地下。

「宗實！」一聲担心的召喚。

他的妻子李佩華正在聖像下祈禱。

吳宗實憤憤的說：「我真不懂，中國那一天才不過這樣兵荒馬亂的日子！」

佩華：「宗實，我們沒有做過什麼錯事，上帝會保佑我們的。」

吳宗實聳聳肩膀。他點燃烟斗。繼續說：

「我怕什麼。我，搞電機，你，開診所，大不了我們什麼也不幹，呆在家裏。我只是生氣中國到那一天才能太平寫點建設，我只是生氣那一年才能結束這些醜陋的政治把戲。」

佩華：「是納。」

吳宗實嘆了口氣，「建設？」他嘲諷的，「那怕只有美國一半也好？」他停住「幻想」遠處砲聲隆隆。

忽然外面響着開門的聲響和一陣低沉的腳步，李佩華靠近吳宗實，他們證大了眼睛。

門口出現一個瘦小的黑影：「吳總工程師，是我。」

原來是劉主任。

劉忠：「你還不算走，廠子裏工人都堵上了廠警的槍，在橫行霸道。」

李佩華：「走，往那兒走。」

劉忠：「要走，就要趕快，到對河，教堂，金神甫那裏！」

吳宗實：「我那裏那不去。」

劉忠：「共產黨要真進城來，會鬥流血鬥爭，工人們都紅了眼，你想想你的處境。」

吳宗實：「頂多，不幹啦！我呆在家裏，好在佩華還開了個診所，我不在乎什麼？我不走，我要看個究竟。」

劉忠：「我們是老同事，我是好意冒着危險來通知你。」

忽然，一聲巨響，他就像落在附近，燈火霎熄了，劉主任顧不上多說，匆忙的衝了出去。

吳宗實劃火想點燈。

佩華緊靠着他。

佩華：「那裏也別去，那裏也別去，宗實，你也別去工廠啦！我們看看再說。上帝……上帝……」

上帝……。」

吳宗實：「是的，是的。」

窗外不遠處燃起了大火。



外邊的火却更大的在燃燒，就在發電廠的傍邊，就在發電廠裏。火照明了它。

砲聲，槍聲，人聲，愈來愈近。

護廠的工人在救火，潑水，拆屋，一個個流汗的臉，喊聲。

就是那個老工人在指揮救火。

也看得見幾個同樣打扮的人在從中搗亂，但羣衆的熱情的洪流淹滅了他們，他們無從下手。

他們不起作用。

一幅劉主任似喜似憂的尷尬臉孔。

工人們在熱情的救火。

當工廠沒人作主的時候，工人們自己組織起來保護工廠了。

砲聲，槍聲，人聲，越來越近。

河，漆黑的河，也被火照得透明。

七

河透明，河底印着冬天的暖麗的陽光。

河底有船進行在岸上的坦克、隊伍，的倒影。

坦克在前進，隊伍在前進，街道兩傍人們在觀看、歡呼。

新的標語糊在牆上。

一隊俘虜的國民黨匪軍打街中押送過去。

一輛輛卡車開過，一列列隊伍走過，騾馬大車，腳踏車，野戰隊伍，接管幹部的隊伍。也有當地學生組成的歡迎的隊伍，這些卡車上打着歡迎的旗幟、唱着歌。

一輛卡車拐彎開過來。

車上坐着何征和他的秘書范羣。他們滿身塵土，軍大衣領子翻着，抵禦寒風。

發電廠的大鐵門。

鐵門仍關閉着，但鐵門上都爬滿向外觀看的人。卡車開向廠門，喇叭響，何征站在汽車踏板上招手。

工人們爆發了歡呼，不等爬滿在鐵門上的人們從牆下來，門已打開，卡車開進去，馬上被人包圍住，滿院子都是人，有人熱烈的鼓掌，但范羣大抵冷靜的觀望着。

何征微笑着，在人叢中行走，他走上辦公處外的大石樓梯上，居高臨下的，側着身，舉起手：「同志們，我叫何征，我奉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命令派到這裏來當軍事代表，我宣佈，從現在開始，發電廠正式被接管，大家都在原有崗位上繼續工作。」

一陣鼓掌和噓喊的低語捲過。

何征繼續說：

「大家都知道發電廠在城市的重要性，市民需要供電，工廠需要供電，我接到通知，說我們廠在砲火裏受了損失，我希望大家積極工作，在不久就恢復照明。」

又捲過一陣鼓掌和噓喊的低語。

何征微笑點頭。

一個人從人叢裏擠出來，他，就是那個指揮敵人的老工人，他滿臉倦容，滿身泥土，他仍措着槍，脚步蹣跚，他走上前來，緊緊的握着何征的手。

「我們歡迎你們！」

八

人羣蠕動，交談，散步，圍牆。

何征、范羣，和另外一羣工人轉身走進辦公室。

辦公室零亂，空寂。

他們走進一間房子。

老工人：「何代表同志，昨夜上砲彈打在第三發電所傍邊，還好，機器沒有損壞，只有些震動。」

另一個工人：「代表先生同志，咱們廠長，總工程師都溜得沒影兒啦！這工廠可是咱們自己保護的。」

又一個工人：「代表同志，咱們鬥不鬥職員啦！他們生活可好哩！住小洋房……」

何征，他舉起手：「好的，好的，我們回頭再細談，我先問問，廠長和總工程師都走啦！」

老工人：「昨兒格還見廠長的，打今早起宿舍裏就不見人啦！總工程師在他家裏，砲一響就躲着滾出來。」

何征：「主任呢？技師呢？別的負責人呢？」

老工人：「那在，那在，小李子，你們去請陳主任，黃主任，劉主任他們來。」

何征：「范羣同志，請你陪他們一塊兒去。」

他們一伙人湧出了門，房子裏留下何征和那個老工人。

他，忽然換了另一種激動的聲音，另一種激動的神情，又重覆的握着他征的手。

他太激動，話說得不連貫。

的厚臉頭。」

「我，王大福，王大福，「二七」的老工人，我以前在大車上添煤的，我現在是第三發電所
的厚臉頭。」

何征握着他的手：「你就是王大福同志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，多謝你，多謝你。」

他們又緊緊的握手。

王大福：「這裏的地下黨還多，一般的工人還有覺悟，還有些鬥爭經驗。」

何征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多謝你們。」

他按着王大福一同坐下。

王大福：「廠長，總工程師都是洋學生，不了解政策，有些怕。」

何征：「自然囉！只要沒有跑掉，他們總會了解的。」

王大福：「廠長膽小，沒主意，人倒是個好人，總工程師是個鑽技術的，對機器有幾下子，是個厚臉皮。」

何征：「別人呢？」

王大福正要說，門忽然打開，人又湧進來，前面是范羣，裏邊有劉忠。

范羣指着一個德胖的中年人：「這是第一發電所的陳主任。」

何征：「陳主任。」他們握手。

范霖指着一個瘦削的老人：「這是第二發電所的黃主任。」

何征：「黃主任。」他們握手。

范霖指着劉忠：「這是第三發電所的劉主任。」

何征：「呵，劉主任」他們握手。

何征：「我叫何征，我希望大家加一把力，很快的恢復全市的照明，尤其是第三發電所，劉主任，我很想知道它的損失情況，你能不能陪我一道去看看。」

劉忠一直注視着何征的面孔，遲緩的：「好的！」

九

廣場，鐵路，高大的水塔，纜車懸在半空。

一排廠房矗立着。

他們停在第一發電所的外面。

他們停在第二發電所的外面。

他們踏過瓦礫，走進第三發電所，房子有些凌亂，滿屋塵土，屋頂露着天，看得出火燒的痕

跡，也看得出迅速的撲救免除了這場災禍。

幸好，透平是完整的，它像個負傷沉默的巨獸。

他們來回走動觀察。

何征：「劉主任，我想知道，這裡什麼時候能夠修復。」

劉忠，裝着爲難的神色。

「很難說，機器需要檢查，當然，透平沒有炸掉，這很好，但說不清是不是損害了內部的機件，再有，這三號透平原來就老掉了，在以前就有些震動的，再有……」

何征：「一個禮拜行不行。」

劉忠：「很難說，很難說。」

何征：「那麼最遲十天，一定要把它修復。王大福同志，你是第三發電所的原動頭，請你勸

員大家，儘力幫助劉主任。」

劉忠：「何代表，代表同志，這很難說，我一定盡力去做，這是技術，不是我不負責，這是技術，你知道廠長、總工程師都不在，這恐怕，很難說，很難說。」

何征：「關於技術問題那是你的事，我只知道，城市需要很快的恢復照明，希望你能够儘最

大努力。」

劉忠，嚥了口氣：「好的。」

何征：「同志們，那位知道總工程師的家。」

王大福：「我知道，不遠，現在在她太太的診所裏。」

何征：「那麼請大家陪我去一趟，我去拜訪總工程師。」

他們走出去。

只留下劉忠鄙夷的縐起眉毛。

十

「產科大夫李佩華診所」——一塊白磁牌。

靠河岸一座小洋房，整潔，漂亮。小小的院落，整齊的草地，一排實塔松，和幾顆枯了的桃

李樹。

窗簾放下，捲開一點，李佩華在觀看外邊的隊伍。

她轉過身去，窗簾溜下。在身上劃着十字。

吳宗實嚴肅的坐在他的石膏桌傍邊，他啣着烟斗，縐着眉毛。

吳宗實：「小玲玲睡啦！」

佩華：「睡啦！」

吳宗實：「讓他睡，我們不能因為戰爭破壞了生活的正當秩序。」

佩華：「宗實，外邊亂嘈嘈的……」

宗實：「不要怕，不要緊的。」

李佩華：「別人說，工廠裏還要鬧鬥爭。」

吳宗實：「搞不清，我真不懂。」

李佩華：「你不要出去，千萬不要出去，好在我還能開診所，家裏不愁吃穿。」

吳宗實：「謝謝你。」

李佩華：「我們沒有做過壞事，上帝會保佑我們。」

吳宗實：「我真不懂，我們沒有破壞過別人的生活，但是別人偏偏要來破壞我們的生活，我

幻想了一輩子自由、民主。幻想了一輩子把中國搞成個像美國一樣的工業國家，做夢！」

李佩華：「我們看看再說。」

吳宗實：「看得多囉！唉！不管它，無聊，我想做點事情。」

他坐下，從抽屜裏拿出些發電器的小機件。